



喜看稻菽千重浪

□陈榴芳

朋友圈看到一张航拍图：连绵的青山夹着一片狭长的田野，铺金镶翠，锦绣一般，以为是远方的风景，一问，近在咫尺，居然在东吴镇画龙村，于是呼朋唤友慕名前往。

沿着太白湖边一路前行，盈盈的秋水倒映着天光云影，蜿蜒的公路上山色缤纷，真是风景这边独好。

视线中出现了一片水杉，它们齐刷刷立在湖的尽头，目的地到了。停车坐爱湖景美，水杉旁一块绿莹莹的草甸子上有只小白鹭，两条细长的腿悠闲地踱着步子，见人也不害怕。几丛芦苇在微风中合着水波的节奏轻轻摇曳着秆上的芦花，那是诗经中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意境。

路边的稻子已经成熟，稻秆是黄的，稻穗也是黄的，垂挂在穗上的谷粒透着内在的晶莹。一株株稻子，一块块稻田，拼接成一片金色的海洋。看着久违的稻子，有着说不出的亲切，让人情不自禁地吟起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的诗句。

因为是双休日，带小朋友来看稻的人真不少，这样的景观毕竟难得，妈妈们吆喝着、摆布着，让孩子们或站在稻田里，或坐在田埂上，将田野作背景，把秋的精彩一一摄进相机里……

一位妈妈站在稻田边竟分不清这是稻还是麦子，也难怪年轻人，从前农村随处可见的稻子如今成了稀罕物。上个世纪，土地是命根子，一年四季，它们一刻也未能闲置。割了早稻种晚稻，夏收夏种双抢忙。没等晚稻成熟，就在田里撒下草子种，秋冬时节，还要种上大麦和油菜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人们追求经济效益，许多耕田成了培植花木的苗圃，稻子就渐渐淡出了本该属于它的土地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因为政府的重视，如今的土地又恢复了本色。

我家的小朋友和他的伙

伴在田间小路上风一样跑着，他们倒是知道这是袁隆平爷爷培育的水稻，因为幼儿园老师讲过。前面有人在收割稻子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过去，这农人便成了焦点人物。他那块田不大，中间的稻子都伏下了，这是上次台风带来的后果。农人拿了个蛇皮袋，躬着身一穗一穗地割着，留下长长的稻草在田里。旁边的路上铺着一块大大的塑料布，割下的稻穗就晒在上面，这是他半个上午的业绩。我问，留下的稻草怎么处理？答曰用火烧。这些稻穗怎么脱粒呢？他说晒干后用脚踩踩就行了。曾几何时，稻草也是当宝贝的。记得小时候，割下的稻草扎成一个个小把子，竖起来，晒在田埂上，每一块田边都围着一圈草把子，那是记忆中熟悉的风景。晒干燥后挑回家，叠成草垛，编草扇、搓草绳、垫猪圈，冬天用稻草铺床，城镇里的人家还用稻草来烧饭…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

我想重温一下收割的滋味，恰好那位农民大哥多带了一把沙尖。同行的伙伴嘱我可要小心，我说咱也是当过农民的人，割稻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的。我认真地从根部割下，把稻茬留得短短的。一边割稻一边与稻田主人攀谈，得知他是土生土长的画龙村人，现在都种单季稻，像他这么一小块田收上来的谷子不过二百来斤，而花费的精力却不少，因为政府有补贴，才种上了稻谷。

小朋友看见我割稻，也要试试，手把手地教着，才割一株就嫌泥土脏不要割了。于是我让他踩晒着的稻穗，这下可来劲了，在上面蹦着跳着。我不失时机地告诉他，你看，农民伯伯种稻谷辛辛苦苦？收下来还要把谷子从穗上脱落下来，然后再把谷子外衣剥掉，才变成我们吃的大米。听到这，他便好奇地剥起谷子来，费了好大劲才剥掉一粒，然后又剥第二粒，第三粒……还问这样剥一碗要多少时间。我说恐怕一天也剥不好，

让他别剥了，现在有机器呢，可别让指甲受伤了。

问农民要了几个稻穗，小朋友拿在手里在田间跳起操来。看着他手中挥舞的稻穗，思绪又回到童年时代，那时我们不会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诗，只知道颗粒归仓的道理。每当秋收季节，每人挎着竹篮，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收割后的稻田里捡稻穗。走出课堂，来到田间野外，像一群小鸟一样雀噪着，脚踏打稻机在前面“咔嚓咔嚓”地响着，我们在后面一堆堆稻草中翻捡着，看到遗落的稻穗就把它从稻草上摘下放到篮子里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捡着，等到夕阳西下，竹篮里的稻穗已经快满了。排着队来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，让保管员给我们过秤，老师将每人的分量记下来，作为评选劳动积极分子的依据。

捡稻穗既有集体活动也有个体行为，放学后和星期日，则由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捡，她给我们的承诺是用捡来的稻穗做年糕，因此我们的积极性十分高涨。那时候，我们山里耕田少，分的口粮中有一半是番薯，其次就是早米，平时能吃到白米饭已是奢侈，能吃到香软的晚稻米，更是难上加难，而做年糕必须得是晚稻米。我和妹妹捡着稻穗，仿佛已经闻到年糕的香气。每天积少成多，一个秋收季节下来，捡的稻穗也能攒上大半箩。母亲将稻穗晒在竹篾上，用捣衣的木杵不停地敲打，谷子很快就从穗上脱落下来了。然后又用筛子筛、风箱扇，碾出米藏着。过年前，村里做年糕了，我们帮着一起淘米，像过节一样高兴……

往事如烟，现在的孩子对粮食的认识仅仅停留在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字面上，没有经历过饥饿，没有体会过稼穡之艰难，何来悯农情怀？今天的稻田之行，收获的何止是风景。

稻草暖光阴

□钟穗

前些天，我在早市买路边菜农挑着的蔬菜时，发现用来扎菜的居然是久违的稻草。心底油然而涌起莫名感动和亲切之余，旧时故乡那一堆堆温软的稻草伴着童年的时光，便丝丝缕缕地萦绕于心间了。

稻草，乡人谓之“稻柴”，生长在农村的我，从小便与它们结下了深情厚谊。

早年秋收过后的乡间，大地的金黄不复存在，一无遮挡地袒露着母亲般宽敞的胸怀。收割下的稻子，经石碾脱粒后，被装进麻袋，搁在家里，等待碾成米后供一家饭食之需。而依依不舍与之分离的稻草，此时尚躺在田间，白天迎着秋风，晚上沐着月华，静候着有心的农人趁农闲时分将它们一把一把束绑，一捆一捆扎绑后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

此时节的乡村，满路、满田埂、满村头都是这类草捆子。当你走近它们，会嗅到一丝丝一缕缕淡淡的甜甜的新稻草特有的清香味，让人陶醉，让人痴迷。

待草捆子在阳光下暴晒几个日头后，稻草彻底干透了，农人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“铺盖工程”，将它们堆成一个个土丘似的草垛。作为乡村的标志，三三两两蹲守在田头地角的草垛，看似笨拙散落，实则井然有序，屏障似的为乡村抵挡着岁月风寒。

这种草垛，不仅鸟雀喜欢在此聚集欢闹，也是乡下孩子的乐园。一个个嘻嘻哈哈地来到这里，钻地洞、捉迷藏、抓特务……尽情嬉戏，释放快乐的天性，演绎童年的乐趣。草垛，宛如时光的看台，不知收藏了多少农村孩子的童年快乐。

儿时的我，便经常爬到草垛最顶端，时而站在上面眺望每家的房顶，时而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晒太阳，懒懒的，暖暖的。直玩到暮色四合，才在母亲声震四野的呼喊声中，“哧溜”滑下来，恋恋不舍地返家。

当然，草垛只是稻草暂时的去处。不久，草垛又会被拆整为零，各奔东西。

或许在如今不少人的眼里，稻草太过平凡太过卑微了，当被一串串稻穗压弯腰时，它便成了割而弃之的“废物”。但在过去以一家一户为生产、生活单元的农耕时代，稻草与农人有着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，处处渗透于乡民的生活中，如谦和老树般站在院前屋后，甜恬平和地守望着静谧村庄。

稻草，不仅能用来做草鞋、扎草窝、编草盖、结草垫……制成各类绿色环保的生活必需品，更为要紧的是，在以前缺电少煤的年代，比木柴易燃且旺的稻草，常被农家用来做柴火。那可是每天烧煮三餐的主要燃料，关乎一家老小炊事的延续。

印象中的日暮时分，霞光静静地倾泻在枝头，放学或玩耍归来的我，一次次看见坐在灶膛前的外婆，一把稻草在手，麻利地从根部折起三分之一，再将余下的缠绕起来，小把地扔进灶膛。顿时，稻草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，释放全部的热情，献身最后的辉煌……锅底下随之冒出人间烟火，小院里渐渐飘逸起香味。稻草就是以这样一种炊烟灵魂般存在的温情形式，展示出生命的蓬勃和兴旺，彰显着人间烟火里的薪火相传。

时光如水，岁月如歌。随着煤气的普及推广和化肥的广泛使用，曾经温暖农人整年光阴、燃出红火日子的稻草，现已渐次结束了历史使命。有关它们的故事，亦像一堆泛黄陈旧的古籍般，只于偶然间翻寻出来，重温一下那曾经的过往……